



鹄奔亭

史杰鹏 著

鹄奔亭

史杰鹏
著

书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鹄奔亭 / 史杰鹏著. -- 太原 : 书海出版社, 2018.9
ISBN 978-7-5571-0018-6

I. ①鹄… II. ①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79424号

鹄奔亭

著 者: 史杰鹏

责任编辑: 李 鑫

复 审: 贺 权

终 审: 员荣亮

装帧设计: 谢 成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书海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

邮 编: 030012

发行营销: 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(传真)

天猫官网: <http://sxrmcbs.tmall.com> 电话: 0351-4922159

E-mail: sxskecb@163.com 发行部

sxskecb@126.com 总编室

网 址: www.sxskecb.com

经 销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书海出版社

承 印 厂: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mm × 1240mm 1/32

印 张: 9.25

字 数: 220千字

印 数: 1-4000册

版 次: 2018年9月 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9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71-0018-6

定 价: 3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目录

	楔子 /	1
一	贬谪入交州 /	6
二	孤亭惹漫愁 /	12
三	秋霖遮驿路 /	20
四	茆吏苦漫游 /	25
五	美人来投宿 /	28
六	君心似水柔 /	34
七	广信简群吏 /	39
八	笙歌忆绸缪 /	48
九	蛮侯说盗墓 /	60
十	端溪访冢丘 /	64

- 十一 金钗讯巧匠 / 68
- 十二 天涯多侣俦 / 74
- 十三 忽报群蛮乱 / 80
- 十四 一语释怨尤 / 90
- 十五 上奏免珠赋 / 96
- 十六 右曹乃故囚 / 104
- 十七 滑舌翻奇事 / 117
- 十八 彩绶逗泪眸 / 127
- 十九 猛忆新婚日 / 132
- 二十 纵死不能羞 / 139
- 二一 仕宦何辛苦 / 144
- 二二 故诈幻明幽 / 153

二三	怀怒逐疑迹	/	159
二四	真情若绳纠	/	165
二五	驿亭榛棘覆	/	174
二六	古井砾沙稠	/	179
二七	君侯频催促	/	185
二八	墓室再询谋	/	190
二九	与掾寻狱事	/	196
三十	携僚上高楼	/	201
三一	遣将廉豪户	/	208
三二	悲妻魂魄休	/	212
三三	兴师赴高要	/	222
三四	都尉变贼酋	/	229

三五	怀怒斩龚寿	/	235
三六	群卒毙壑沟	/	241
三七	蛮夷来救护	/	245
三八	槛车作归舟	/	250
三九	惊悚身何在	/	256
四十	鬼亭解端由	/	267
附录	何敞年谱简编	/	283

后记 / 286

楔子

秦汉之际，为了行政的高效率，朝廷在天下郡国开辟了四通八达的驿道，以方便邮书的传送。驿道旁每隔十里就有一个官府设置的亭舍。位于城邑中的，称为都亭；位于野外的，则称为乡亭。都亭倒还罢了，一向建在城邑的繁华地带；那些位于荒郊野外的乡亭，平时一般只有三两个亭卒看守，每当夜幕降临之际，在灰蒙蒙的天空下，这些亭舍微弱的灯火之光就成为沿途官吏和旅人心灵的慰藉，他们可以叩门求宿，在亭舍中好好吃一顿饭，饮一壶热水，甚至泡一个热水澡，然后心满意足地睡一个觉，等到第二天晨光射入窗棂时，再打个惬意的呵欠，精神百倍地启程，奔赴他的下一个目的地。但在他借宿的那个漆黑的夜晚，可能会发生一些骇人听闻的故事。

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。东汉章帝之时，东郡的安阳城南有一个都亭，一向据称不可停宿，敢犯险者必定死于非命。某次有个书生路过此亭，

天色晚了，就想进去歇宿。亭舍周围的百姓都劝他：“这地方可住不得，里面有鬼啊。你要知道，前后进去住过的十几个人，没有一个活着走出来的。”料想书生一定吓得要死，谁知书生自幼学过一点法术，而且孔武有力，对鬼神一向嗤之以鼻，闻言哈哈大笑：“什么鬼神，自己吓自己罢了。你们也别愁眉苦脸的，我明天活着出来给你们看看。”执意要住。百姓只好纷纷叹息：“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罢了，由他去吧，明早报官来收尸便了。”个个摇头而去。

书生大摇大摆进了亭舍，拆椽燃火做饭，吃饱喝足之后，稍事打扫，就自顾自地躺在堂上看书，差不多夜半时分，意犹未尽，又扔下书鼓琴作乐。乐曲奏得正酣，突然一个青色的鬼头在门口隐隐浮现，像烟一样飘到书生面前，面目狰狞，张嘴吐舌，丑态百出。书生当它是空气，浑不在意，只顾弹自己的琴。鬼头感觉无聊，显出羞惭之色，怏怏而退，但并未一去不返，须臾又折身而归，这回带着一样血淋淋的礼品——人头，只见它鬼爪一扬，人头就掷到书生的面前，咕噜转动，铿然有声，同时还发出阴恻恻的劝告：“公子，这么晚还不睡觉，看我都给你带枕头来了。”

书生一把抓过人头：“太好了，我欲睡觉久矣，只恨缺个枕头！多谢了！”

鬼沮丧不已，突然暴怒起来，一晃窜上前去：“敢不敢跟我打一架？”书生大笑，声震屋梁，梁尘俱下：“当然好。”倏然出手，一手卡住鬼颈，一手攥住鬼腰，只听咔嚓一声，骨头碎裂，鬼嚎叫一声，如土委地，呜呼哀哉。

天明之后，一群百姓领着官吏，兴冲冲来到亭舍，想给书生收尸。却发现书生躺在廊庑下呼呼大睡，旁边不远处躺着一只青色的狐狸，七

窍流血。提将起来，像一块破布，软塌塌的，原来脊梁骨已经断了。

从此之后，这个亭舍再也没有鬼怪出没。

这个故事让人大长志气，但事情并非总有这么乐观，有的亭舍确实凶险无比，进去过夜的人九死一生。东海郡郟县有个叫琵琶亭的乡亭就是如此。此亭舍自建成之日起，就时时发生怪异事件，几年之间，起码死了上百人，死因都非常离奇，官府只好把此亭废弃。由于它位于荒郊野外，周围无百姓居住。因此暮色一至，鲜有路人敢靠近它。驿道上夤夜行路的邮卒无奈，经过它时，也都打马狂奔一掠而过，从不敢稍作停留。直到和帝永元八年的一个秋天，有个不怕死的官吏名叫到伯夷的来了。

到伯夷当时官任东海郡北部督邮，半个月来一直带着三个下属在郡中的北部郡县巡视。这天正在回郟县的路上，驿道漫漫，太阳逐渐落下山去，晚霞散落成绮，草木只剩下模糊的轮廓，两车四人，不知不觉来到了琵琶亭前。到伯夷抚轼喜道：“天色已暗，驿道也看不清楚，幸好这里有个亭舍，可以投宿歇息。”

可是琵琶亭暗无灯火，非常奇怪，这几个人对琵琶亭的历史一无所知，也不知死活。到伯夷命令手下的录事掾去探询。录事掾先是敲了敲亭舍门，自然无人应答。推门进去，只见荒草芜蔓，草虫乱飞，几栋破旧的房屋掩映其中。录事掾隐隐感觉古怪，恐惧像针刺一样传遍全身，然职责在身，也不敢避逃，只好壮胆拨开衰草，走到屋前，眼前几只修长身脊的动物一闪而过，他揉揉眼睛，张目再看，发现屋前楹上书着几个血淋淋的大字：此亭有鬼，慎毋止宿。郟县县令谨告，永元元年七月乙丑。

原来这个亭舍闹鬼，已经废弃七年了。录事掾怪叫一声，跌跌撞撞跑出去报告到伯夷。到伯夷照旧仰头狂笑：“老子一生从未见过鬼怪，

今晚倒要看看。”

吏卒苦苦劝告，到伯夷充耳不听，他出身武夫世家，一向擅长骑射，胆如斗大，根本不在乎这些，只是一连声下令洒扫房屋，点上灯烛，他要一边办公务一边等着吃饭。官大一级压死人，三个掾属无奈，只好迅速分工，烧饭的烧饭，打扫的打扫。幸喜一切平安，四人吃饱喝足收拾干净，悠然无事。亭舍望楼虽旧，倒也保存完好。到伯夷吩咐掾属去楼下睡觉，自己独卧楼上看书。

读到夜半时分，忽然听到有人敲门：“督邮君，请开门。妾身姐妹听说君停宿在此，特来相诣。”声音娇娆可人。到伯夷年甫三十，虽然旅途寂寞无匹，欲火难熬，却也知道在此荒郊野亭，天上不会掉下馅饼，何况美女。于是悄悄拔剑在手，道：“请二君进来。”

门一开，两位素装女子袅袅婷婷步入，果然都是韶齿鼎盛，美貌粲然，仿佛天边皓月，照亮了幽暗的亭阁。到伯夷心想，鬼要是都生成这副样子，倒不如日日见鬼。于是致以殷勤之意，双方对坐细语，不知不觉，逐渐情热，其中一女膝行而前，笑语盈盈，吐气芳兰馥郁，到伯夷神迷情乱，几乎要张臂相拥。这时另外那位美女佯装随意站起，绕至到伯夷身后。到伯夷猛然恢复警惕，心中惊跳不已，本能地拔剑出鞘，反手向后一挥，只听一声尖叫，身后美女扑倒在地，叮当乱响，化为一枚枚枯骨。到伯夷虽然也有些心理准备，但猛然亲眼目睹绝世红颜刹那间寂灭如尘，也不由得黯然伤心。

身前那美女见势不妙，撒腿就跑，衣袂飘然。到伯夷疾步向前，一剑刺入美女后背，美女低呼一声，转首望着到伯夷，眉目凝蹙，宛转哀啼，似乎不胜苦楚。恍惚之间，到伯夷差点怀疑自己是否杀错了，这个美女也许是真的。但他马上就知道不对，这个女子的青丝皓腕，很快也土崩

瓦解，白骨寸寸从他的剑上坠落。到伯夷不由得拄剑于地，嚎啕大哭。

旋即楼梯咚咚作响，到伯夷起身横剑当胸，警惕来者，却发现是录事掾等三个随从，于是问道：“你们还睡得着？没有鬼骚扰你们吗？”

录事掾道：“督邮君没事罢？下吏刚才睡得很熟，这是……看来果然有鬼。”三人目光下移，面上尽皆现出惊骇之色。

到伯夷道：“也罢，你们也到这房间来睡，相互之间有个照应。不过，鬼怪可能都被我杀光了。”

几人寒暄了一会，又抵紧房门，相继躺下。到伯夷虽然仍觉不安，但究竟疲惫不堪，眼皮如铅，逐渐下压。朦胧中感觉三随从忽然跃起，齐齐向自己扑来，他想拔剑，却来不及了，喉咙一下被卡得死紧，旋即一阵剧痛，失去了知觉。

天色放曙，驿道上的来往行人发现亭前路旁停着两辆官家车马，惊愕不已，乃相约步入废亭察看。发现楼下横躺三尸，面色满是恐惧；楼上则一尸仰卧，喉咙有爪孔，血色凝结，观其服饰当为督邮。门侧白骨两堆，不知何物。

从此，号称郡内第一勇士的到伯夷死在琵琶亭的消息传遍天下，成为东汉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琵琶亭畔十里之内再也没人敢于靠近，最后连驿道的路线也改了，琵琶亭彻底湮没于草莽之中。

在大汉的疆土中，亭舍是连接一个个城邑和乡聚的重要设施，也是传播一个个神奇故事的中转站，大概也正因为此，它自己从而成为一个个鬼怪故事的承载。鬼怪像花朵一样盛开于天下郡国的亭舍之中，但在偏远荒凉的交州仿佛是个例外，那是大汉新开辟的土地，人烟稀少，多蛮族，少有人去，没有更具体的传闻。

一 贬谪入交州

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交州^[1]，前个月，我被朝廷任命为交州刺史^[2]。

我现在走的地方是条长阪，好像契刻在黛青色山腹上的一道伤痕。我瘫坐在轻便的安车^[3]上，左边荆棘葱茏，碧绿盈目；右边郁江之水如缎似带，一路逶迤，环抱着我前行。太阳渐渐落下了天际，无数乌鸦从远方的林间射了出来，霎时散落在郁江的碧天之上。这是我很喜欢的瑰丽景色。血一样的残阳撒满了我眼前的这片天地，不知道下一个亭驿会在哪里。

老实说，我倒根本不想考虑这些琐碎的问题，驿置总归会有的，远

[1] 交州，东汉州名，辖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七郡，包括今天越南北、中部和中国广西的一部分，治所广信，今广西梧州。

[2] 刺史：秦汉时由中央派出的监察官，监察地方郡国官吏的不法行为，后权力逐渐扩大，无所不统。

[3] 安车：古代有座位的车。

一点近一点又有何妨。在辘辘的车声相伴中，我惬意地赏阅着四围的风景。这条古驿道上一个人也没有，如果是旁的人来，一定会胆战心寒。如果带着我那深爱的妻子，我肯定也会心头惴惴，绝不会这么冒险。虽然苍梧郡总的人口也不过十三四万，它本身就该这么荒凉，但这不是我应该冒险的理由。可惜，我那心爱的妻子，她早早地就离开了我……我真的很想知道，她是怎么消失的，真的很想知道。有时，我很奇怪自己持久的记忆能力，时间之河从来没有将我们隔断。

“使君”，驭手有点心不在焉地对我说，“天色快黑了，下一个驿亭还不见踪影，只怕我们要露宿了。”他的名字叫耿夔，南郡江陵人，祖父和父亲都在禁中做过尚马监的官员，世代擅长驾马，他自己则担任过南郡太守的仓曹掾^[1]，在一次断案的时候，和我不打不相识，我辟除他为掾吏，跟着我也差不多有七年了。

我不耐烦地回答道：“嗯，我们也不是没有露宿过，怕什么。”

“交州的亭舍怎么会这么少，真是化外之地。”他慨叹了一声，手上却继续单调地扬鞭，驾驶着马车前进。

“交州的草木，比我们宜城还要茂盛啊！”我的车右任尚左右转动他的大脑袋，贪看两边的景色。他膂力过人，虽然祖籍是南郡宜城，一个濒临汉水的小县，县邑中的人大多喜欢游水捕鱼，他却自小在当县尉的叔父影响下，精通骑射，百发百中，任何人能请得他当侍卫，再危险的地方也可以不惧。来交州做刺史，本来就属贬职，传闻这里一向瘴气深重，中原人来此者多不能适应，所以这次我没带任何家眷，只让他们两人随行上任。

[1] 仓曹掾：掌管农业赋敛方面的官吏。掾，秦汉时代中央、郡县属吏的一种。

长久以来，我就一直醉心于在黑魑魅的世界中行走，我喜欢打着黯淡的灯笼，在逼仄的城中街巷和城外小径中巡行。我甚至连一个从人都不想带，如果不是因为我有时也惧怕寂寞的话。何况，一日三餐我也懒于亲自动手，我需要一个厮养^[1]（虽然我自己曾经当过很久的厮养），但我并不需要借助他的矫健来壮胆。我深信自己足够应付任何这世间最可怕的事件。

幼年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自己天生地喜欢读律令简册，我的梦想就是在长大后能当上“文吏”。这是一项数百年来在我的家乡居巢县炙手可热的职业，尽管有儒生们对它指不胜屈的挖苦和讥讽。可是，难道我不能理解他们吗？我经常看见县邑的学宫里，那些青年和壮年儒生们眼中怯弱的萤光。虽然闾里的长老们也逐渐认为儒生才是一项更加有前途的职业，然而我不这样认为，如果这世上还需要太平，那就更需要我们这样精通律令的文法吏。

况且我也不是不懂得权时应变的人，我六岁就进入居巢县学，听那些儒生们讲论《论语》，虽然我对孔子的很多话并不以为然，却还能做到阳奉阴违。是的，虽然我那时仅仅六岁，似乎不应该有这样深的城府，可是那些住惯了高堂邃宇、广厦连屋的人，那些自生下来起就披纨履韦、搏粱鬻肥的人，难道能走入像我这样领受惯了专屋狭庐、上漏下湿的贫寒少年的心境吗？

我是一个早早就没有父亲的人，四十二年前的一个凌晨，他死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。据母亲讲，他临死前腹胀如鼓……算了，这都没什么新鲜的。在这凌厉的旻天之下，发生什么都不是奇迹。我是靠母亲给

[1] 厮养：先秦两汉时代对烧饭仆役的称呼。

人洗衣缝补完成在县学的学业的。稍微长大一点，我一个人承担了县学里二十多个人的烹煮任务，以此换来一天两顿的食物。这种劳作的繁重远远超过了一般弛刑^[1]的戍卒，只因我不想让母亲这么劳累。在无数个夜里，我如饥似渴地苦读，不管是《论语》还是《十八章律》，我都背得滚瓜烂熟。还有那些附加的案例，也无一不烂熟于胸。

我的勤奋不是没有回报，阳嘉^[2]四年，当庐江太守周宣来居巢县巡查时，招集县学宫的几十个儒生，当面考试。我的命运由此改变了。

“我大汉以孝立天下，诸君将来都是国之栋梁，本太守今日就以‘孝养’二字为题，二三子且各抒己见罢！”周宣用手捋着自己颌下稀薄的胡须，淡淡地说。

我没有开口，冷眼看着我的同窗们接二连三地发言。这是一群不折不扣的书獃，从他们的嘴巴里，与其说吐出的是华美庄严的词句，不如说正喷散着腐败肮脏的积尘，就像陈旧的棺材板遭到铁锤敲击时，氤氲升腾起来的那种积尘。通常，他们的那些言辞完全正确。而且，我毫不讳言，就算让我说，我免不了首先也是同样的一番长篇大论。只不过由于我地位低微，虽然隶名学籍，身份却是厮养，暂时没有我说话的份罢了。

我的心怦怦直跳。整个过程中，周府君始终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聆听，脸色平静。然而我似乎看见他的眉头逐渐微微聚拢，若有所思。我突然心里一动，我想，我应该说点自己真正想说的话才是。

于是我离席深施了一礼，长跪道：“山野鄙儒何敢，敬问府君无恙！”周宣微微颌首以示答礼。我没有停顿，继续道：“敞刚才听了诸位同窗

[1] 弛刑：一种遇赦免除刑具的罪犯，身份转为庶人，但仍需服役满期。

[2] 阳嘉：东汉顺帝年号，共四年，相当于公元132年至公元135年。

的发言，胸中颇有异论，不敢藏愚，敢称说于府君之前。”

周宣的眉头突然像花朵一样舒展开了，嘴角也漾出一丝笑容，再次颌首示意我讲下去。

喜悦顿时像蜜糖水一样，浸润了我的心，我大声道：“诸生刚才无不艳称孔孟，以为孝养父母，不须刍豢酒肉，也不必锦罗绣绮，只要心底诚恳，面容庄敬，那么即使给双亲咀嚼青葵，吸啜清水，也是完全可以的。并因此认为处世当甘于贫贱，不可汲汲于富贵，敝以为大谬不然。”

周围的人都发出低低的噪声，显得有些骚动。周宣威严地望了望四周，堂上重又回复安静。周宣道：“君且继续，不要理会他人。”

我拱拱手，继续道：“启禀府君，敝自小失怙，全靠母亲一手抚养成人，敝自从懂事之日起，家中就只在脍腊^[1]的日子才能看见酒肉，那还是皇帝陛下大赦天下时开恩颁赐的。敝那时就想，倘若敝长大之后，不能挣得酒肉以养老母，而使老母只能继续饮清水、食菽叶以度余年，敝将痛不欲生。老母契契勤苦，养了敝这样的儿子，又有何用？老母的肚子不是菜园，难道只配装盛那菽叶青葵？况且如果依诸生刚才所说，一簞食、一瓢饮就足以孝养，那么干脆可以上书东宫^[2]，减免花费。只是敝不知道，当皇太后一日四餐以清水菽叶为食时，天下百姓又将怎样看待圣天子的孝心呢？”

我的周围又立刻响起了一片嗡嗡声。很显然，我的话违背了他们一向习惯的虚假教诲，也许他们明知道是虚假的，然而因为习惯，已经把

[1] 脍腊：古代两种祭名，皆在岁终，故常并称。古时贫民平时吃糠咽菜，“脍腊”的时候才有机会饮食肉。

[2] 东宫：指皇太后的宫殿。